

论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

王 玥

(绥化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61)

【摘要】 唐传奇中塑造了众多侠女形象,她们具有强烈的个性,追求真善美、敢爱敢恨、拥有一身好武艺,打破了传统封建女性的三从四德、逆来顺受的个性。唐传奇中塑造的侠女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存在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 唐传奇;侠女形象;分析

DOI: 10.18686/jyfzj.v3i2.35296

唐传奇是我国传统古典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结构缜密成熟,情节曲折离奇,语言精练、生动形象,旨在描述唐朝盛世下民间生活,且唐传奇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人生哲理。侠女形象就是唐传奇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一,个性极强,与传统封建女性的形象完全不同。接下来,谈谈对唐传奇中塑造的侠女形象的几点思考。

1 唐传奇侠女形象形成的原因

1.1 唐朝社会开放、包容度高

唐朝是我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朝代,李唐皇帝拥有一部分鲜卑族血统,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时政治、社会生活都具有明显的胡风色彩,社会风气宽容度非常高。其次,唐朝时期,国家开放度很高,与周边的国家、民族交流、沟通畅通,文化输入输出性高,人们的思想开放度较高,且当时社会对女子要求、苛刻度不高,甚至可以担任国家要职,唐朝女性参政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大奇观,社会的开放度、包容度非常高,这些都对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

1.2 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唐朝时期的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且在武则天的影响下,唐朝时期有很多如韦皇后、张皇后、太平公主这样的女性希望能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唐朝时期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得到了大众的尊重,她们突破了封建社会对女性三从四德、足不出户、逆来顺受的要求,能够接受教育、自由活动,拥有自主权,而唐传奇中塑造的女侠形象就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追求自由,拥有很强的主见。

1.3 女侠形象是以真实社会事件为载体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唐传奇中塑造的女侠形象在当时社会都能找到真人真事,如《谢小娥传》中塑造的谢小娥形象在史书《新唐书·烈女传》的卷二百五中有真实记载,李公佐所写的《谢小娥传》只是对《新唐书·烈女传》中记载的人物形象、叙事情节予以了扩充和丰富,仍然遵循了史书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不难发现,这些侠女形象都是唐朝时期真实人物事件,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当时社会出现了很多的女侠军,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 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分析

2.1 侠义心肠,劫富济贫

见义勇为、侠义心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和百姓之间,一直都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下层人民期望能有人出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解救天下苍生。基于文化心理角度而言,英雄主义是中华民族一种传统文化精神。

唐传奇中塑造的女侠形象与中国史传文学一脉相承,都具有见义勇为、言而有信、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如唐传奇《红线》中塑造的红线这一女侠形象与《史记》中描述的刺客风范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红线作为一名女仆,虽然身份低微,但仍然具有民族大义,在薛嵩因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企图吞并潞州无计可施而时,红线主动献计,在三小时内往返700里地,潜入田承嗣住所,偷盗其金盒,最终让田承嗣的阴谋没有得逞。因为这件事,她的主人看到了她身上的侠义精神,并被她的机智、勇敢而感动,保全了几万老百姓的生命。作者通过塑造“红线”这一形象,虽然传达见义勇为、知恩图报、心怀民族大义的精神,但同时这个�事中渗透着封建因果轮回、报恩等佛家思想,也反映了封建藩镇割据等黑暗现实,从本质上揭露了人民渴望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更凸显了被剥削、被压迫底层妇女希望能获得人身自由的愿望。再如《聂隐娘》中的聂隐娘是大将聂锋侄女,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来无影去无踪,聂隐娘受命刺杀节度使刘昌裔,但最终被刘昌裔的仁义、大义而感动,放弃刺杀,并做了刘昌裔的贴身侍卫,并帮助其解决了诸多麻烦,在刘昌裔死后,聂隐娘痛哭离去,彰显知恩图报、深明大义的侠女形象。从当时社会发展情况来看,聂隐娘这类侠女形象的出现是基于人们身心安全的需求,唐朝末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时期人们随时随地都会丧命,因此,极其渴望出现天下无敌的英雄来拯救苍生,劫富济贫,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2.2 矢志报仇,有诺必践

我国传统历史文化推崇礼尚往来,强调知恩图报,且又非常注重伦理道德、“三纲五常”,基于此,每个人都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而存在,都承担着一定的伦理义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朋友两肋插刀”、矢志不渝、有仇必报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侠女们都注重将这些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唐朝时期,抱不平、复仇是当时社会的重要观念,杜甫、李白都在自己的诗句中揭露过这种社会,如杜甫“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再如李白“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等等都揭露了当时社会风气,唐传奇中塑造的女侠形象都有复仇大任。如《谢小娥》中塑造的谢小娥形象因为报家仇而历经千辛万苦,谢小娥的父亲、丈夫、兄弟等在江中遇海盗而丧命,自己逃生后处境极其艰难,以乞讨为生,但尽管如此她的报仇信念仍然无比坚定,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潜入仇家,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多年的缜密筹划和等待中,终于手刃仇敌。《谢小娥》中塑造的谢小娥这一侠女形象魅力在于她的心理、谋略远远超过同龄男女,足智多谋,善于保护自己,并且在仇家看到以前自家的金银器皿时,谢小娥反而能够冷静处之,任劳任怨,不会当场发作,而是静待时机,寻找去复仇的最佳时机,最终成功。唐传奇中的复仇思想都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放在当今的社会人们可能无法接受,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风气下,在底层人民被剥削、被压迫,怨声载道且无处申冤时,封建伦理道德让女侠们除了复仇没有其他选择,且塑造的复仇对象多是为非作歹的封建统治者们,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嫉恶如仇、匡扶正义的复仇侠女形象就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和赞美。

2.3 追求自由和幸福

唐朝时期,社会开放度高,且盛行侠义之风,人们思想自由,追求浪漫、追求自由和幸福。虽然唐朝仍然风行传统的一夫多妻制、遵循“三纲五常”,但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女性能够参政、自由出入、行侠仗义。唐传奇中塑造的侠女形象都具有时代特色,她们没有多余的贞操理念、禁欲理念,她们奔放豪爽、敢爱敢恨,浑身散发出一种豪迈、顽强的生命力。如唐传奇《虬髯客传》中塑造的红拂女是一个有是非观、有政治远见的侠女形象,虽然是一名歌妓,但是她美若天仙,毫无奴婢的卑微、矫揉造作,她天性善良,追求自由、追求爱情和幸福,爱憎分明,在面对位高权重的杨素时,丝毫不阿谀奉承,甚至表示轻蔑;在面对布衣李靖时,她表现出崇拜的眼光,一见倾心。她沉着冷静、果断勇敢。在发现虬髯客值得深交时,她主动化干戈为玉帛,相互结拜以浇灭虬髯客的男女之情。红拂女向世人展现的这一睿智果敢、敢爱敢恨、豪爽洒脱的形象是唐传奇中的典型代表形象。再如《聂隐娘》中塑造的聂隐娘形象、《荆十三娘义侠事》中塑造的荆十三娘等多个女侠故事,都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唐朝时期女性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坚定理想信念,在当时开放度、包容度较高的社会风气

下,人们的思想个性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放,他们追求光明和自由,敢爱敢恨、矢志不渝,轻蔑当时的三纲五常、礼法宗教,让她们的形象格外具有魅力。

2.4 功成隐退,闲云野鹤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法家思想共同构建了传统文化体系,这也是我国古代上流社会风行的文化体系。但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更加推行墨家文化,墨侠文化是当时底层人民的精神寄托。基于此,儒家、道家、法家、墨侠文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唐朝社会文化体系。儒家文化倡导入世,道家文化追求清心寡欲,法家文化重功利,墨侠文化倡导勇为,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侠义”精神塑造的步伐。尤其是儒家和道家、士大夫隐逸文化的作用,让唐传奇中塑造的女侠形象不仅存在见义勇为、积极入世的侠义精神,更突显归隐山林、仙风道骨的出世洒脱特质,唐传奇中塑造的诸多女侠结局都是归隐山林。如《甘泽谣》中塑造的红线女侠,在完成任任务以后,功成身退、归隐山林,小说中描述的“遁迹尘中,遂亡其所在”不难总结出其自由洒脱、清尘脱俗的气质。再如《聂隐娘》最后所写的“遗其缁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聂隐娘在完成任任务以后还救了刘昌裔的儿子,不要任何回报,并在红尘中消失,自此再也没有人见过聂隐娘的真身。又如荆十三娘最后“与赵进士入浙中,不知所止。”荆十三娘最终也是归隐山林,没有人在红尘中再见过她的踪影。唐传奇中塑造的这些侠女们最终不是归隐山林就是皈依佛道家,远离尘世,追求自我内心的舒适和自由,其实,这样的结局更能满足人们美好的想象,她们无需在桎梏于尘世的牢笼,摆脱世俗的窠臼,最终能够随心所欲地过好这一生。

3 结语

综上所述,唐传奇是我国古代文学重要体裁之一,唐传奇塑造的女侠形象丰富多彩、生命力顽强,且具有健全的人格、豪迈洒脱的特质,是我国女性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重要体现。唐传奇中塑造的女侠形象具有侠义心肠,劫富济贫;矢志报仇,有诺必践;追求自由和幸福;功成隐退,闲云野鹤,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精神的空虚。

作者简介:王玥(1983.1—),女,黑龙江绥化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绥化学院青年基金项目(RQ1302003)。

【参考文献】

- [1] 林慧. 唐传奇中女侠形象的内涵与演变探析[J].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19, 132(1): 124-126.
- [2] 周慢慢. 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影响[J]. 名作欣赏: 中旬, 2020(3): 100-102.
- [3] 王志华. 浅谈唐传奇中女侠的婚恋观[J]. 文学教育, 2018(29): 44-45.
- [4] 毕燃. 论唐传奇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独特性[J]. 青春岁月, 2019(26): 198-199.